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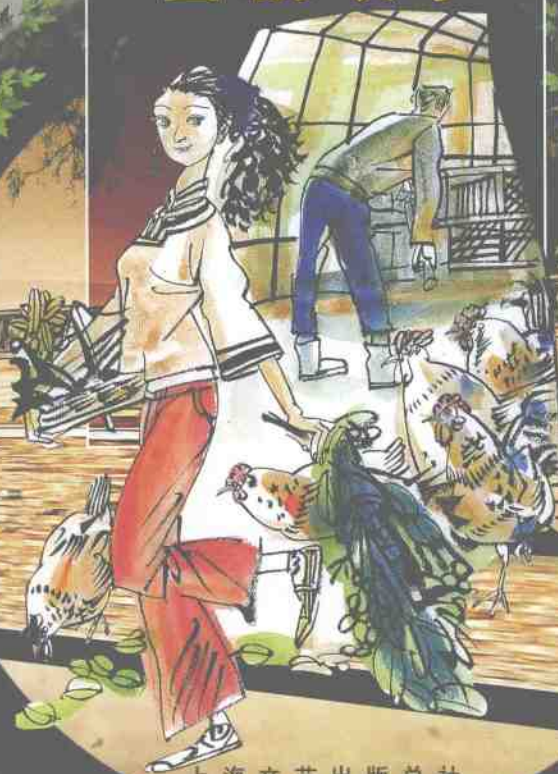


故事会

®

STORIES

喜剧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喜剧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剧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321-2480-0

I. 喜...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0423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喜剧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陈中朝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故事会

版 次: 2008年2月第2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321-2480-0/I·1952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6987232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130)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谐趣篇

老鼠戴白帽	2
实在是高	4
奇怪的病	7
张老憨打针	9
老哈摔壶	11
半斤七两	13
远方的陷阱	16
邻家的兔子	18
鸳鸯系列	20
危险的梯子	22
大实话	25
破喇叭	26
粗心的理发师	28
横祸	30
好闺女	32
彼此彼此	34

巧计篇

拿不出	37
巧熄鞭炮声	39
临时决定	42
还少什么	44
迟到的考生	47

戏谑篇

倒霉的小偷	50
-------------	----

题词	53
句句不离吃	56
服务周到	58
捅马蜂窝	61
忌讳	63
考验	65
名片祸	67
特别批示	69
你是谁	71
做鬼难风流	72
大闹手术室	74
刘三出手	76
讽刺篇	
得不偿失	80
局长家的狗	82
自由捐款	85
压岁钱	88
熟人	90
牌匾	92
创收	95
禁赌	97
提前送别	99
别有隐情	102
乡长唱歌	104
荒诞篇	
狗问题一致通过	108
老虎出笼	111
通知	116

一封电报	118
啼笑劳模	121
选贪官	124

深思篇

老钱下海	128
就怕乡干部	130
计谋	132
征婚	134
谢谢提醒	136
找关系	138
老实人	141
拍肩膀	144
说大话	147
穷主任领奖	149
谁没教养	151

谐 趣 篇

人类几乎是普遍地爱好谐趣,是自然界唯一的会开玩笑的生物。



老鼠戴白帽



有一对老夫妻，素以慈悲为怀，走路都怕踩死蚂蚁。

可是，赶上这年头儿老鼠多，大家都行动起来打老鼠，唯独这对老人大发慈悲，无动于衷，于是四邻的老鼠都到这家避难来了。

大年三十晚上，老两口钻进被窝正要睡觉，老婆子突然惊叫起来：“老头子，快看，咱家出稀罕事啦！”

老头儿急忙爬起来，问道：“啥事？”

老婆子用手一指：“那不，老鼠都戴上白帽啦！”

老头儿一看，成群的老鼠一个个戴着白帽子，在房里乱窜。

老两口看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老婆子看了一会儿，心中不禁伤感起来：“唉，老鼠也是命

呀，为啥都要斩尽杀绝呢？”

老头儿说：“这兴许是跟人学的，被打死的老鼠太多了，它们可能要为死者举行祭奠仪式哩。”

老婆子不觉掉下泪来，泣声道：“看来老鼠也通人性啊，这不是造孽吗！”

为这事，老两口一夜都没睡安稳。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老两口被鞭炮声从悲悲切切的梦中惊醒，起来一看，不觉惊呆了——昨晚包好的饺子一个也不见了。

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哪里是什么老鼠戴白帽，饺子全顶在它们头上哪！

（马怀珠）



实在是高



办公室赵主任上班来刚沏好一杯浓茶，忽然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劳资科去一趟。

劳资科传唤，那一定是涨工资的事，同室的同志们都开玩笑地说：“涨工资要请客哟。”

赵主任高兴地答道：“那当然，那当然。”

老赵一踏进劳资科，劳资科长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的退休年龄到啦……”

一听这话，老赵血压骤然上升，忙申辩：“我……还不到年龄呢，不信你可以查档案……”

说来也真荒唐，从档案中竟然查出老赵十个不同的出生日，最早的是1933年，最晚的是1943年，而且年月日各不相同。

这到底应该按哪个算呢？

老赵笑着递给劳资科长一支香烟，说：“我按 43 年那个算吧。”

劳资科长绷着脸教训道：“老赵哇，你是怎么搞的，这档案里的东西可都是你自己填写的，怎么连自己的生日也搞不清啦？”

老赵说：“哎哟……我的科长大人哟，你不知道我是个苦出身嘛，参加革命时还穿着开裆裤呢，怕人家不要，只有往大了填呀！”

劳资科长问道：“那后来为什么又往小了填呢？”

“‘文革’中，送工农兵进大学深造，超过 40 岁的人不准报名，所以就只得往小了填呗。”

劳资科长望着老赵那着急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又追问：“那后来几种不同的出生日又是怎么回事呢？”

老赵把椅子往劳资科长跟前拉了拉，又递过一支香烟，说：“咱们都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不好对别人乱讲啊。”

劳资科长倒了杯茶递给老赵，说：“喝点水，慢慢讲。”

赵主任未曾开言自己忍不住先笑了起来：“说起来也真可笑，我结婚的时候才 13 岁，老婆比我大 6 岁，为开结婚证，就把年龄往前提了 5 岁；还有一次，你记得那一年咱们一块提升吧？当时我听人讲，内部有规定，超过 50 岁的人就一律不准再提拔了，所以我就把年龄又往小少报了几岁。听说那次你不是也……”

说到这，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他们越说越热乎。

说着说着，劳资科长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猛一拍桌子，说：“我想出一个好办法，这样做，我觉得比较科学合理……”

老赵忙问：“什么好办法，快说说看。”说着又为他点燃了一

支烟。

劳资科长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慢慢地将烟吐出,说:“咱们可以采用电视大奖赛的评奖办法。你不是有十个出生日吗?咱们去掉一个最高年龄,再去掉一个最低年龄,然后再除以8,得出来的,就是你的退休年龄!”

老赵双手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高,实在是高!”

(郝荫柏)

奇怪的病



五里村村民何宗德，四十岁年纪，本是个身强体壮的庄稼汉子，可谁知上个月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双腿麻木，一步挪不了半寸，还得人搀扶，一到风雨天，更胀疼难忍，要死要活。跑了附近几个医院，得出结论：风湿腿疼。有病就治呗！可是不管服药、针灸、贴膏药，还是推穴拿脉、拔罐子、电疗，都不见好转，一家子急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这日子可怎么过？

有人说，还是到大医院去看看。于是，何宗德便在妻子陪同下，沧州、保定、天津、北京兜了个大圈子，钱倒是花了不少，腿却一点不见好，不由得心灰意冷，决定回家后不再治了，认啦！

何宗德两口子从北京坐长途汽车回家，中途停了车，司机说：“大伙下车方便方便吧！”车上人“哗啦”下去了一大半。何宗

德也想方便，就让妻子扶着下了车。公路边的一个简易茅房里挤满了乘客，等到没人了，妻子才把何宗德扶进去蹲下。

妻子在外面等着，好容易等何宗德拉完尿，别人都已上了车，妻子却也要方便，何宗德只好催妻子快点，自己在外焦急地候着。正等着，却听“嘟嘟”汽车一响，何宗德扭头一看，自己坐的那辆客车向前开走了。何宗德急得脸色都变了，一边喊：“等等，等等！”一边拔腿就追。他急不急？自家装钱装物的两个包还在车上呢！

可是眼看车子在前面越开越快，追了半里地也没追上，何宗德又气又急，蹲在那儿直掉泪。这时，妻子气喘吁吁地赶上来，问：“你跑什么呀？”何宗德没好气地冲着妻子喊：“咱坐的车开走了。”妻子回头一指说：“谁说的，那不是咱的车嘛！”

何宗德一看，可不是！自己坐的车正慢悠悠地尾随而来，停在两人身旁。原来，刚才何宗德心里一急，眼睛一花，把别的车当成自己坐的车啦！

等上了车，邻座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说了句话，把夫妻两人吓了一跳：“喂，老头，你不是腿不好使吗？怎么刚才跑起来比兔子还快？”

何宗德瞪大眼珠子，倒吸了一口冷气：可不是嘛，怎么回事？

妻子恍然大悟，说：“他爹，你活动活动！”

何宗德连忙抬抬腿，好使；又在过道上快步走了个来回，好使；干脆小跑几步，仍然好使！喜得他抱着脑袋又哭又笑：“我的腿好啦！”

不打针，不吃药，一追汽车病就好，你说蹊跷不蹊跷？

（郭文甫）



张老憨打针

张老憨得了感冒，到医院去治疗。医生给他开出了处方：打针三天，每天两次，每次一针。

这天，张老憨又去医院打针。门诊部里打针的人特别多。张老憨等得不耐烦了，就四处逛了起来，不知不觉走到护士值班室，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就缩着脖子从门缝往里看。

里面站了一排非常年轻的女护士，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个塑料牌，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实习生。一个老护士站在前面，正指手画脚地和她们说着话。

张老憨侧耳细听，只听老护士说：“同学们，今天来打针的病人特别多，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就在今天进行注射考试，大家逐个给病人打针，我给你们打分。大家不要紧张，我再说几点注

意事项……”

张老憨听着听着，头上就冒出了冷汗。他想：乖乖，让实习护士在自己身上考试，多危险。疼不说，遇上个紧张手哆嗦的，搞不好针头都要折在屁股里，那可有生命危险……

张老憨正胡思乱想时，门“吱”地一声开了。他慌忙弯下腰装着系鞋带，眼睛的余光看着那个老护士带着这群实习学生鱼贯而出，一个个走进注射室里去了。

张老憨同情地望着那些不知内情、还傻乎乎地等着打针的人，心想：他们一会儿就得被人家当“考试”的试验品了，真可怜。他想：我可不想当傻子。但针不能不打，怎么办？对了，干脆我先出去逛逛，等她们考完试再说。

张老憨主意一定，心情也开朗起来，哼着小曲儿走出了医院。等他看完一场电影，再次走进医院的时候，注射室外已经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了。

张老憨刚想推门进去，可转念一想，不行，不知她们考试完了没有，先看看形势再说，于是，他探头探脑地往注射室里瞅。只见里面就剩下那个老护士和另一个医生在说话。

只听那个老护士说：“全考完了，只是成绩不太好。现在的年轻人，做什么事都不专心，把病人疼得直叫。还有的学生真笨，连针头都快折在病人的屁股里了……”

张老憨暗自庆幸，要不是自己听到了“天机”，恐怕现在都起不了床了。这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呀！

张老憨越想越美，他直起身，推开注射室的门，大声说：“护士，打针。”

老护士一看张老憨，顿时兴高采烈地说：“就等你了。”

张老憨一愣：这话什么意思？

老护士往里屋一挥，说：“刚才考试不及格的同学都出来吧，现在补考。”张老憨一听，顿时厥倒……

（文 华）